

月牙泉

它是如此安静地出现在我的眼前——月牙泉，横卧鸣沙山底的一弯水，清澈而静谧，宛如酣睡的少女，一览无余地展示着惊世骇俗的美。

当太阳从东方升起，沉睡了一夜的鸣沙山便披着阳光，伸开了臂膀，月牙泉像一颗闪亮的珍珠，在晨光里晶莹澄明。当彩云飘过水面时，鸟雀、蟾蜍、甲壳虫等一切生灵便苏醒了。站在鸣沙山刀背似的峰顶，敛息屏气地俯瞰月牙泉，一种莫名的激动令我久久不能平静。看风一浪一浪吹过水面，一种钻天透地的力量便从我身体横穿而过，此时此刻，自己仿佛与天与地与泉合二为一。总感觉月牙泉在诉说着什么，但我却没有听见，总怀想千年前那匹天马，一跃而起踏出月牙泉的精彩瞬间，耳边也总回响起啸傲天地的马的嘶鸣。春去秋来，那一声呼啸消失在了历史和青草里，这一弯水却使敦煌变得厚重，使这里的生命发育得强悍健壮。

月牙泉是一只充满激情或欲望的眼睛，是孕育深邃而伟人灵魂的摇篮——一个盛满古老灵魂的钵。多少年，多少年了，它远离喧嚣，默默地积蓄、沉淀，才变得如此清澈，如此辽阔，如同英雄眼角的一滴泪。阳光在水面上浮游，那莹白的泉水好似母性的乳汁汨汨溢出，滋润着这里所有灵性的、野性

的生灵，也使积沙而成的鸣沙山豪情万丈，独立于苍茫天地之间。

阳关

想念阳关，想念汉朝的那个男人，想念他的胸怀，想念他的意志，还有孤独的身影，恰如瀚海沙漠里寂寞的月亮。用黄泥坝吹一支曲子吧，挡住这丝丝缕缕的哀伤和思念。

我经常将那个男人想成我的父亲，长城是他的臂膀，阳关是他的胸膛，我们在他的臂弯里青草样繁荣滋长，生生不息，我们驰骋在他辽阔的臂弯里，可是走出阳关却那么难，难得让人伤心欲绝，难得让人洒泪悲叹。因此，有人说，在这儿不论羌笛和胡笳的音色多么与自然和谐，夺人魂魄的都是士卒们不愿听的哀音，既然人们不忍耳闻那就让它消失在朔风之中吧！

西风浩荡，黄沙万里。阳关经不起太多叹息的吹拂，终于成废墟，终于成荒漠。然而，那个叫王维的诗人就那么一句话，让阳关如此自信、豪迈、放达地进入我们的精神疆域，成为人们心中的故乡。

莫高窟

太阳陈旧了，月亮苍白了，白云已经很轻浮，三危山谷里，青灯埋下的种子开花了。这被无数双男性粗壮的手抚摸过的花，一朵一朵依山次第开放，娇艳无比。

我看见，一群又一群的人向莫高窟奔来，涌入洞中，就像一群群孩子奔向母亲丰腴的胸脯，贪婪地吮吸乳汁一样。这吸之不尽的艺术乳汁，喂养了一个个卑微的、高尚的、纯洁的、污浊的灵魂，又是他们将这被尘封的、神奇的艺术花瓣撒向人间。走进又走出莫高窟，在这色彩的原野上我迈不动脚，在这一页页明晰又灰暗，灰暗又明晰的涡旋卷涌的色彩里，我被挟裹着卷进汹涌的浪涛里。看那鄙夷一切世俗烦恼、气定神闲、盘腿打坐的菩萨，揽清风明月、风雨雷电子怀中，何等的洒脱与自由。婀娜多姿、媚态万千的飞天女们轻盈盈嬉笑着飘向天堂，即使是魑魅魍魉的鬼妖也自有一番气象。



因此，莫高窟是母性的，她把宽容和慈爱融入心怀；莫高窟是辽阔的、深远的，在这里每个痛苦和快乐的灵魂总能得到动情的呵护。

站在莫高窟前，没有嘈杂的喧哗，静悄悄的风、静悄悄的阳光在我们之间穿梭，莫高窟静悄悄地在这里伫立着，它沐浴着风、雨、阳光和月光，仍容颜不改。这让我想起两个男人，黑夜里，王圆箎那畏畏缩缩的身影闪进禅房时，两扇木门快速地挡住了他的恐惧，屋外，灯火通明的帐篷里斯坦因抱住经卷欣喜若狂，是他抽走了莫高窟的骨髓。是这两个男人将莫高窟推进了世俗——这万劫不复地搅起世人流连忘返的波澜。

白马塔

当风铃响起，静静的白马塔在晨光中就裹上了一层薄薄的红光，鸠摩罗什的灵魂在朝霞中便蓬蓬勃勃地复活了。

这个被掳掠来的男人忧心忡忡，牵着白马在栖满斑鸠的大树下驻足，他看见，被尘土捏出行行色色的人，无所事事的人，远走他乡的人，顺着人世间一条道前进。他，与马为伴的人，在灵魂的欲望中旅行的人，顺着晨曦与灯光前进。孤独，像一只巨大青鸟产下的蛋，那一只只扇动着薄翼的黄蜂破茧而出，在他心中产生了巨大的轰鸣。

混杂在人群中的你，牵挂着远方受苦的灵魂，在这充满贪欲，布满险恶，吐着诡谲火舌，燃烧着快乐和悲伤的世俗海洋，你乘着自己有翼的种子漂游，像诗人凭借自己话语游历一样，在狗吠拨亮灯盏的城市里，被你的气息吹醒的人们，灵魂苏醒了，生命和爱同时回到人们的心中。你就是那颗海螺，人们从中能听到海洋的涛声和各种声音汇成的风，还有英勇的呐喊。你是痛苦的犁铧，在割碎自己的同时，又挖掘出新的生命源泉，让荒野上开满了花。